



闻着花香而来的养蜂人，撑开军绿色的帐篷，把一个个长方形的木桶，零零星星地摆放在草地上，燃起一缕烟火，开始了新一年的忙碌。

时晴时雨，他们每隔七天就可以取一次蜜。化龙山地区，百草皆药，蜜蜂采百药花之蜜，酿成了“百药花王”蜂蜜，味道甘醇绵长，药用、滋补价值极高，成了市场的抢手货。

养蜂人

严共昭

类一样，因为物质匮乏而奔忙，因为衣食无忧而懒惰。秋季的最后一次的劳动成果要留给它们过冬，虽然秋季的蜜被誉为“菊花蜜”，是上好的蜜。

量。而部分人在增加蜂桶的同时，还增加取蜜次数，既不考虑蜜源够不够，也不考虑蜜蜂够不够吃，所以在蜂桶多起来的时候，蜜蜂数量却减少了，蜂蜜的产量也下降了。

灰灰菜先生

木樨

很早以前，大巴山里有一个贫穷的小山村，村民们大都目不识丁。一天，来了一位先生，愿意免费给村里的孩子们当教书先生。村长喜出望外，马上找工匠给村里盖了一所学校。

李白的粉丝们

左右

李白作为大唐第一诗人，粉丝多的大计其数，而且李白名动天下的时候，还是大唐第二的杜甫尚未出道，而且杜甫比李白大十一岁。

作为历史上唯一一个凭借李白的诗出名的二流子，汪伦崇拜李白却似乎耍了一些“手段”。公元七七五年，李白游南陵，客居他的叔叔李冰阳家里。



朝阳山 李小洛 作

瀛湖

第 1224 期

第十四个夜晚(组诗)

李小峰

冬野

冬天，风是一贯的冷，显得阳光更有善意。

整个旷野瑟瑟发抖，升起野火的地方早已无影无踪。

无题

把我们送入炉膛吧，枯叶荒草放声乞求，似乎在乞求风。

夜半的眼

夜半的眼，更加难以望穿。瞳仁逃入海里，海面上浮满叶子。

两颗子弹

子弹射穿另一颗子弹，需要多么硬的缘分。

围脖之外

而你十五年前，就早站在前一站，站在寒风的笑窝里，袖手，漫不经心，等待雪来。

雪亮的勇士

雪亮的勇士，敞开大衣，温暖而锋利。

雪白的阳光

雪白的阳光，让十指扣紧的风，因为你的到来，急令这里，来一场雪。

第十四个夜晚

来啊，坐我中间，坐在三把椅子中间，坐在记忆草原的中间。

打马的庄重

打马的庄重一去不返，一切统统在滑过去，把骏马的草让予肥田，我将躺在第十四个夜晚。

草原的一切

草原的一切你都知道，今夜，我要躺在——第十四个夜晚。

山

张教志

我，生在山城，周围全是山，我，长在山城，满眼都是山。

小时候，眼中的山，就是山上长满了树，从未想到，也从不晓得“山外有山”。

长大后，走出了大山，知道了山的尽头有海，还有平原，多年过去，重回山城，眼中还是那些树，周围还是那些山，但我已知道“山外有山”。

如今，我已双鬓斑白，眼中的山，是山不是山，心与山相通，满眼春色，生机盎然。

河与江

有一条河，有一条江，它们各自从山中走出，都怀揣着“追求与理想”，一路上收集点点滴滴，一路上不断成长。

终于相见了

终于相见了，彼此打量着对方，河对江说：“我来了，请多包涵”，江对河讲：“别客气，我们一起走向远方”，河说：“今后不再有我的名字了”，江对河讲：“我们都将汇入海洋”。

巷子

山城有许多巷子，上上下下，曲曲弯弯，像蜘蛛的网，像网上的线。

高高山上一树棕

赖家斌

我的老家在汉滨区西南边陲牛蹄镇双桥村，小地名叫江家沟，这里沟深坡陡，树木蔽日，一条羊肠小道沿坡而上，淹没在杂草树林中，祖祖辈辈肩挑背扛，也没能走出条平坦的路来。

小时候，我们家人口多、劳力少，时常缺衣少食、缺少油盐，概因棕适生性强、柔韧性好、耐潮湿又保暖，不仅是农家生产生活用具的天然原料，还能卖到供销社变成现钱接济家用，于是我自小就和棕结下了不解之缘。

棕树不择地势，大多生长在树丛里，岩石边，割棕不仅需要技巧，也是很危险的活计，上坡前把棕刀儿磨好，吃罢早饭，领着妹妹，带上草帽子和弯刀，砍出条路来直通棕树林，先是自上而下把棕板割开，再抱着棕树划一圈，一匹棕就落下来，一圈又一圈，一天下来大概能割两三百斤，留下的那层年轮，伴着我一年年长高长大，最难受的是暑假割棕时，太阳当头暴晒，棕灰落满头发、脸颊，和着汗水流进脖子里又痒又扎，看看也没别的办法，只有扯起袖子一擦，脸上抹得跟猴屁股似的，直到日落时分，索性脱个净光，跳进溪沟里洗个痛快，坐在青石头上晾干，再背上柴火提着棕回家，享受妈妈变着花样做的晌午饭。

当然，每次都要挑选一两团颜色好、块张大的棕糊成棕壳子，到了冬腊月，妈妈便取出来较成鞋样子，一层一层粘上旧布片，用白布包边纳成鞋底，再缝上灯草绒鞋帮，一双新鞋就做好了，冬日里，火炉旁、油灯下，妈妈、姐姐戴上顶针熬更守夜，针引线为我们缝织新衣，而我总是偎在妈妈怀里，念叨着过年的日子快点来，到那时候就能穿上崭新的布鞋和衣裳走亲戚、串家门、看热闹，和久违的姐妹兄弟、表姊表妹们在山坡上、田地里、草丛间无所顾忌地飞跑、无忧无虑地玩耍。

沟口有几亩水田，每到春耕时节，队上的两个好劳力把牛吆下田坝，套上额头，插上水犁，牛拉犁，人撑犁，艰难地撬开一道道板结的泥土，然后放水灌田，换上长方形犁耙，人踩在耙上，牵着棕绳子来回耕耙，一人一牛，一顶草帽一身蓑衣，朗朗的天空，清清的溪水，姹紫嫣红的野花，沁人心脾的鱼腥草香、浑浑沌沌的水田坝，每每放学归来，我傻傻地趴在田坎上，看着这次第铺开的乡村画卷，总是要等到太阳下山的那一边，才想起该念的书都还没有念。

到了80年代初，当地时兴起起床，睡起来柔软又有弹性，舒适又隔潮气，家道殷实人家相继都拆掉了稻谷草铺就的架子床换成美观新潮的棕床，后来我才知道，做一张床，除了木料和绳子，还得十几块工匠钱，记得父亲在陡坡上搬树摔了一跤腰部受损，天气一变就不停地呻吟，姐姐便使唤我们割遍留山的棕，勉强织了一张床，是夜，父亲睡得很安稳。棕树开的花也很有特点，花形呈佛手状，花籽如粟米子样金黄亮色，味道有点淡淡的苦，婆在当时常说棕树花炖猪心，娃娃吃了补心肺，长记性，我上学时再生僻的诗文，看过一遍就烂熟于心，或许与吃过此汤不无关系。

棕树没有俊朗的外表，没有华丽的衣饰，没有艳媚的花朵，但它却以顽强的风骨扎根这片土地，奉献出自己的全部给人以温暖，点缀着美丽乡村。



安康居

侯少

我有一块田，在那东南山，陇上有花开，陇下溪水蓝，隐者归田居，菊开东篱前，林中人迹罕，草深露花繁，春来野菜小，夏夜星光灿，秋叶覆低树，冬雪漫长天，竹屋煮清茶，燃我果木炭，朝起朝阳山，夕至木樨园，月下饮清欢，抱琴酒上眠，安康居安康，青绿山水间。